

茶

嗜好、开拓与帝国

[英] 罗伊·莫克塞姆 著 毕小青 译



24

Tea: Addiction, Exploitation
and Empire

新知
文库

茶

嗜好、开拓与帝国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嗜好、开拓与帝国 / (英) 莫克塞姆著；毕小青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2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3344-4

I. 茶… II. ①莫…②毕… III. 茶—文化史—世界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595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8-3504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 数 198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20 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

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目 录

1	一份茶叶种植工作
8	第一章 嗜好与税收；走私与革命
51	第二章 使中国人就范
85	第三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产业：印度
126	第四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产业：“一流的丛林居民”
154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产业：锡兰
183	第六章 新的帝国
217	第七章 在非洲的一年
252	茶叶的种类和等级
255	主要参考书目
258	鸣谢

一份茶叶种植工作

1960 年 11 月，我在进入大学的愿望落空，并对英国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情况下，在《泰晤士报》的个人信息专栏中登了以下这则广告：

TOBACCO or Tea Estate; young man (21), good A levels (Science), now fruit farming, seeks position, v.c.w. management.—Write Box Y.1901. The Times, E.C.4.

求职广告：1960 年 11 月 7 日《泰晤士报》个人信息专栏

烟草或茶行业；年轻男士（21 岁），成绩 A 等（科学），现从事果树种植。寻求管理职位。有意者请写信到：E. C. 4《泰晤士报》Y. 1901 信箱。

我仅得到一个答复。一位叫麦克莱恩·凯的先生给我写信说，他在尼亚萨兰（Nyasaland）（现在的马拉维——Malawi）拥有一个茶叶种植园，目前正在英国寻找一位副经理。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就安排时间到他位于明兴街种植商行的伦敦办事处与他见面。

凯先生身材矮壮，尽管已年过七旬，却依然一头黑发。他举止文雅，性格直率，对我这样一个想要出去见世面的年轻人充满了同情之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战后在马来亚从事种植

业，后来在尼亚萨兰买下了那个茶叶种植园。他很高兴我熟悉果树种植行业，并认为我在文法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没有问题——尽管当时大多数茶叶种植园主都从私立学校招聘雇员。

他建议我们签署一份标准的三年半合同。他将支付我前往尼亚萨兰的旅费并在合同期满后支付我回国的旅费。三年合同期满后我将得到六个月的带薪休假。另外，我在当地每年还有两周的假期。他将在当地为我提供配有基本家具的免费住房以及免费水电。如果我们觉得彼此合适，可以续签合同。我每年的薪水为 600 英镑。

从英国到尼亚萨兰的单程机票的价格超过了我半年的薪水，因此申请这份工作是一个很冒险的行动。我自己没有钱，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穷寡妇。如果事情出了差错的话，我甚至支付不起回国的路费。因此我必须确定我所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当我收到凯先生对我的广告的答复时，我对尼亚萨兰仅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我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查阅了详情。按非洲的标准，它是一个小国，比英国要稍微小一些。它位于非洲的中东部，地处热带，在赤道南部，是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在南面与葡属东非（现在为莫桑比克）接壤，在北面与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和坦噶尼喀（坦桑尼亚）接壤。这是一个窄长多山的殖民地，有一个大湖几乎横穿其整个领土。其人口由 300 万非洲人和不超过 1 万欧洲人构成。尽管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它是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的一部分，有一定的自治权。

凯先生看上去对我非常直率。我不知道他提出的条件究竟是好是坏，因为我对茶叶种植或者非洲都一无所知。他告诉我，我的薪水支付我日常的开销绰绰有余，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新“助理”的收入。我相信他的话。这次面试仅用了半小时。他承诺，一

旦我的介绍信被核实，他的代理人就马上起草合同。然后我需要接受英国移民筛选委员会的面试，以获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居住许可。如果一切都顺利，他想让我在1月中旬坐飞机出发，因为种植园的人手非常短缺，而且1月正值采茶高峰期。

他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在那里的所有年轻男人参加殖民警察预备队——以防万一。你能够接受吗？”

我说：“是的。我曾经在学校参加过军训，因此这对我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他握了握我的手说“很好”，然而就在我几乎要走出门的时候，他又问道：“你肯定会开车吧？”

“是的。”我毫不迟疑地撒了个谎。我想一旦到了非洲，我就能轻易学会开车。无论如何，到时候即使他知道了真相，把我从非洲送回家的代价也太昂贵了。



1961年1月18日星期三，我飞抵了布兰太尔（Blantyre）机场，那天上午早些时候，飞机曾在萨里斯伯里（Salisbury）降落，在那里我已经正式进入了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萨里斯伯里的气候阴冷潮湿，使我感到非常失望，而布兰太尔的气候则温暖湿润。我到达的时候，萨特姆瓦茶叶种植园（Satemwa Tea Estates）的总经理乔治·霍尔顿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了。他四十多岁，身材矮小，皮肤被晒得黝黑，举止带着一种军人的粗暴——因此当我后来了解到战争期间他曾在印度军团担任少校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然而，当他要求我称呼他为“乔治”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在英国，人们通常称经理为“先生”。我们驱车大约半小时后到

达一个小镇，街上只有几个人，而且其中多数是穿着破烂欧洲服装的非洲人。小镇上有一些外观脏乱、破烂不堪的白色建筑物，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车辆。我们在一个小餐馆里吃了一顿极为地道的葡萄牙风味牛排。

我对乔治说：“真是不可思议，我没有想到在裘罗（Cholo）会有如此好的餐馆。”

“裘罗！”他吃惊地看着我。我看得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招聘这个家伙可能是个错误。“这是在布兰太尔，这个国家的商业中心和最大的城市，裘罗离这里还有一小时的车程。那里没有餐馆——无论好坏都没有。”

我们开车离开了布兰太尔，经过了与之相邻的一个叫做林贝（Limbe）的城市，然后进入了开阔的乡野。这里地势平坦，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位于比英国任何地方都要高的海拔 3 600 米的高原上。天气虽热，却很宜人。

虽然我对这里的风景很感兴趣，但我的心里却在想着其他的事情。我很快意识到不会开车将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在想，当时我为什么要对凯先生撒谎？为什么会以为自己能够欺骗所有的人？而乔治则抱歉地对我说，我的汽车的交货时间被延误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在两周之内到货。我是否能通过观察其他人开车学习基本的驾驶知识，并在汽车运到的时候掌握足够的驾驶技巧？如果他们发现我不会开车，后果会怎样呢？我偷偷地观察着乔治，他开车很猛，不断地换着挡。路面上铺着柏油，但仅有三米多宽，因此在会车和超车的时候，乔治开的莫里斯 1000 型号的小货车外侧的车轮就会驶出柏油路面。这种驾驶难度很大。由于马路边沿的泥土被雨水冲掉了，因此它像搓衣板一样呈锯齿状。我们的汽车一路上沿着一个危险的角度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所幸的是路上车辆极少。

我们不久就来到了茶园。马路两侧是浩瀚的鲜绿色的海洋，中间点缀着高高的遮阴树。部分田野极为平坦，另一些则为一片片种植密集、顶部平整的低矮茶树所覆盖。一群群的非洲人正背着大柳条筐站在齐腰高的茶树丛中采摘茶叶。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大茅草棚，在那里，茶叶先被称重，然后被拖拉机和拖车运走。接着我们经过了路边一块巨大的岩石。

乔治说道：“这是姆瓦兰桑兹（Mwalanthunzi）石。非洲人在出远门之前为了祈求好运，会绕着这块岩石转一圈。这个名字在齐切瓦语中的意思是‘会冒烟的石头’——在炎热的天气里，落在这块石头表面的雨水会形成雾汽，看上去像冒烟一样。你负责管理的种植园就是以它命名的。我们到了。”

我们向右转，驶上一条土路。平坦的茶园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在我们前面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林木的高山。

“我们的种植园延伸到哪里？”我问道。

“一直延伸到那边裘罗山的顶部。我们总共有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你将要管理的姆瓦兰桑兹总共大约有 10.1 平方公里，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开垦，目前有两平方公里的茶园。”

我们到了划分整齐的茶园的尽头，然后继续沿着长满将近两米高的杂草的田野行驶。

我问道：“这里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种植的茶树，全部都长疯了。”他笑着说道：“你的工人们一直在罢工。他们很难对付。”

还没有等我来得及对这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作出反应，我们已经到了茶叶加工厂的围栏前面。在大门口，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向我们敬了个礼，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了。这个加工厂是一座盖得乱七八

糟、包着瓦棱铁皮的两层高的大建筑物。一群男人正从拖拉机和拖车上往下卸堆得高高的、装满了刚刚采收的茶叶的麻袋。

乔治说：“现在正是收获季节，工厂一周七天夜以继日地运转。随后我再回来检查这里的工作——现在你应该去打开你的行李，收拾一下衣物，然后洗个澡。让我们就去平房吧。”

我们开车从另一个大门出去，穿过几片茶园，来到了位于裘罗山较低的山坡上的一座很大的平房前面。房子被翠绿的草坪环绕着，草坪中点缀着红色的鸡蛋花，四周的花坛中是盛开着的橘黄色美人蕉。在走廊上，一位穿着整洁的白色套装、腰间系着红色腰带的非洲仆人走过来迎接我们。乔治吩咐上茶。

他说：“夫人去了罗得西亚，”——他在提到“夫人”的时候用的是印地语中的 **memsahib**，而不是在当地更为常用的葡萄牙语中的 **Dona**——“她去看医生了。因此我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

因为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两个“家仆”，外加两个园丁和一个门卫，因此这不成问题。



那天晚上我们在走廊上享用了晚餐。那里空气芬芳，四周充斥着蛙叫、蝉鸣等声音，偶尔还有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发出嗡嗡声。在喝了大量兑了许多水的威士忌酒之后，乔治向我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情况。

在萨特姆瓦有三个种植园，每个种植园中都有大约两平方公里的茶园。这些茶园分布在茶叶加工厂周围。在几公里外还有一个种植园。乔治经营着其中的一个种植园，同时也照看另外三个种植园和那个茶叶加工厂。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加工厂经理、两名种植园经理，

加上乔治和我一共五个人，全都是英国人。由于加工厂目前一天 24 小时运转，乔治不得不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因此他几乎没有时间教我该怎么做。我可以住在他的房子里，跟着他到处转悠，学习一些管理方面的窍门。然后我将搬到位于姆瓦兰桑兹的平房中去管理那个种植园。他说，他想在大约两周后让我接手姆瓦兰桑兹种植园的管理事务。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感到天旋地转。我对茶叶种植一无所知，并且对当地的语言也一窍不通。我看出乔治正期待着我的反应。

于是我说道：“好的。我相信我能够应付。”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回答，但是这在当时并不像今天看起来那么奇怪。我是在大英帝国时代长大的，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英国人出去管理殖民或热带企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曾经读过萨默塞特·毛姆（**Someset Maugham**）的短篇小说，从他精辟的评论中，我了解到了很多有关种植园主应该如何行为的知识。我还阅读过大量有关在热带工作的年轻人的书籍。虽然这项工作充满挑战，但没有吓倒我。虽然我对茶叶种植一窍不通，但我可以学习。

第一章

嗜好与税收；走私与革命

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而要跑到最偏远的地区去满足他们邪恶的味觉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象，这个民族已经墮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

——乔纳森·汉威，1757 年

1747 年 9 月 22 日，一艘由威廉·约翰逊担任船长、名叫雨燕号（Swift）的武装民船正停靠在普尔海岸一个叫多塞特（Dorset）的地方对走私船进行瞭望。英国海关经常向一些武装民船颁发许可证，让它们从事有关的海关工作。这项创新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些武装民船自己也经常从事走私活动。下午 5 点钟，雨燕号在东部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名叫三兄弟号（Three Brothers）的可疑的小船，于是开过去拦截它。三兄弟号马上调整方向以充分利用风力，然后以最高的船速逃跑，而雨燕号则紧追不舍。它用了六个小时才追上这条走私船，向它发出了停下的命令。三兄弟号一开始不听从这一命令，但是在雨燕号开了几枪之后，最终投降了。

约翰逊船长和他的船员登上了三兄弟号，发现它有七名船员。他们还发现船上装有 39 桶白兰地和朗姆酒。这些桶上绑着绳子，准备上岸之后就把它装载在马背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船上发现了装在帆布袋中、用油布裹着的 82 个包裹。后来这些袋子被称了

重，总共有两吨，里面装的是茶叶。

三兄弟号是在根西（Guernsey）将这些非法货物装上船的。该走私船被押送到普尔港（Poole harbour）。在等待法律诉讼之际，那些茶叶被存放在海关的码头上。

两个星期之后，60名走私者聚集在靠近普尔港的查尔顿森林（Charlton Forest）。他们大部分是霍克赫斯特团伙（Hawkhurst Gang）的成员。该团伙的名称来自肯特郡境内位于内陆深处、在黑斯廷斯和梅德斯通这两个城市中间的一座村庄的名字。在三兄弟号上被发现的走私物品就是该团伙安排的。他们骑着马，带着枪和其他武器来到这里，其中30人留在原地监视通往普尔港的各条路，其余的人在凌晨时分骑马进入小镇。在那里，他们砸开了海关的大门，把里面存放的37个百斤重的茶叶袋装上马背，但是留下了白兰地和朗姆酒，然后不紧不慢地骑马向北行进。

在前往萨里斯伯里的路上，他们来到了汉普郡一个名叫费丁布里奇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都出来看热闹。一个名叫丹尼尔·蔡特的鞋匠认出了其中一个名叫约翰·戴蒙德的走私者，因为他们曾经在收获季节一起工作过。这两个人握了握手，戴蒙德在骑马离开之前还送给了蔡特一小袋茶叶。到下一个村子时，这些偷袭者停下来分赃。由于一些茶叶在海关被抛撒在了地上，因此他们为公平地分配这些茶叶发生了一些争执。他们用磅秤重新称了茶袋的重量并对其进行了分配，然后就散伙了。

在18世纪40年代曾发生过多起类似的与茶叶走私有关的事件。1744年，一名海关官员在索尔汉姆（Shoreham）被走私者打伤并被抓走。和他在一起的两名告发人被绑在树上，遭到鞭打，并且被遗弃在法国的海岸边，而当时英法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1745年，三名海关官员在格林斯蒂德格林（Grinstead Green）的一家酒吧被打伤



1747年10月走私者冲开了位于普尔的国王海关的大门

(版画，创作于1768年左右)

并遭到抢劫。1746 年，霍克赫斯特团伙与温汉姆团伙（Wingham gangs）在山德维治将 11.5 吨茶叶从船上装到 350 匹马的背上时发生了冲突，结果在现场留下了九名受伤者。1747 年，走私者在梅德斯通（Maidstone）枪击了四名士兵。

但像袭击在普尔港的政府海关这种放肆的行为还是第一次发生。这件事对于财政部来说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当局决定采取有力的措施，它发布公告：对提供情报并导致相关人员被定罪的告密者免于起诉并提供大额奖金。约翰·戴蒙德因涉嫌此案而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被逮捕。

费丁布里奇的那位鞋匠丹尼尔·蔡特是一个多嘴的家伙，他收到茶叶礼物这件事引起了海关的注意。他被带到了治安法官面前，在压力之下同意接受酬金去指认戴蒙德——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将受到绞刑的处罚。

1748 年 2 月 14 日，丹尼尔·蔡特与一位名叫威廉·加利的海关官员骑马前往奇切斯特。在途中他们住进了位于罗兰兹城堡怀特哈特的一个旅店。那个女房东的儿子也是走私者，她对蔡特和加利产生了怀疑，并派人去寻求帮助。几名当地的走私者赶了过来。他们把这两个赶路隔离开来，然后使蔡特承认了他正在做的事。后来他们又把这两个人灌醉，在这两人醉醺醺地昏睡过去之后搜查了他们的口袋，并找到了一些证明他们此行目的的信件。蔡特和加利本来可能只会受到相当轻微的惩罚——也许会被扔到法国，但是有两个走私者的妻子决定进行报复。她们说：“绞死这两条走狗，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送上绞架。”结果走私者们决定控制住这两个人，直到他们知道约翰·戴蒙德的命运，然后以牙还牙——戴蒙德的下场就是这两个人的下场。威廉·杰克逊、威廉·卡特和其他五名走私者同意每人每周拿出三便士支付这笔开销。